

生活·画廊

有花盛放是木槿

丫丫

因为天气太热，白天也被拉得很长。晚上7点多，天都还没黑。趁着昏昏欲睡的天光，我走过了一条旧巷子。看到巷子两旁的人家有些晾着洗干净的海带，还有坐在家门口握着串珠念经的老人。或许当我老了的时候，也是这样让日子像手里的珠子，一个一个从手心溜过。尚未散尽的热气让我有些焦灼，心里盼望着快快来一场大雨。

或者，一场雨就会在毫无预兆的时候出现。很多事物都是这样，我们保持着眺望的眼睛随时搜寻时候，总是左躲右闪。就在我们逐渐忽略的时候，这些事物却又一下子跳了出来。就像，我在巷子转角处一人的房前看到几株木槿。花叶扶疏，流红溢翠。红的可爱，绿的也新鲜。

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木槿了。小时候，不少人家都种着这种花。有的甚至用它来做屋前的绿篱屏障，所以也听过大人们喊它屏条树、篱障花。木槿花开在夏至前后，花期要持续好几个月。和木槿花期恰好相反的是，一朵木槿开放的时间不过一天。“木槿夕死朝荣”，这朝开暮谢，朝生暮死，让人惋惜。可木槿却不顾影自怜，依旧旺盛热烈，呈现出开不败，开不尽的持久。的确，木槿的瞬间之荣背后，是日日夜夜生命的循环。

木槿因其光彩秀美，常出现在诗词中。它是《诗经》中的舜，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”，赞美人如诗，颜如木槿。木槿的朝开暮谢让人感叹年华易逝，李商隐曾叹“风露凄凄秋景繁，可怜荣落在朝昏。”

儿时的我和小姐妹们常被木槿的花朵吸引，想要折下几枝带回家，无奈那茎皮纤维太有韧性，怎么也折不断。也有大人将木槿叶捣碎，用其水浸液洗发。据说这样头发更清爽，柔顺、发亮。

就是这样一种儿时常见的植物，我却十多年未在我的生活中再见到它，直到无意走过那条巷子。后来，我在湿地公园又和它相遇了。只是，早没有小时候看到的成片的茂盛了，而是零散的几



木槿花开。 佚名 绘

株缀在公园。夕阳的余晖中，深紫色的花朵依然柔美动人。谁会想到，等暮色低垂，夜色降临时，这些花朵都将憔悴落地呢？

草木无言，兀自生长。人在其畔，感受美与情感。木槿花的一天就是一辈子，一辈子就是一天。有些人，也像一朵木槿，开在我们经过的路旁。动人的姿态，迷人的容颜让人眩晕，让人甚至想停下脚步，不再前行。可终究，时间还是消散了花的韵味和美好。但懂得爱的人仍会温柔坚持，因为爱本身就是有低潮，有纷扰的。

花中有灵，千百年来撩动我们的思绪。命运无常，不得把握，岁月沧桑，所以一见难忘，这种种情怀，尽在一朵花中。对木槿而言，我只是个过客，无数爱花人之一。对我而言，那朵花，终究只能远远望着，或者，只能在梦里一直盛开着。于是，我也想一朵花开了。可我不愿做那朵感伤的木槿，想做一朵青莲。听清风悠扬，等晨露霞光，盼夕阳晚照。尔后，静静绽放。哪怕人间故事轮回，红尘滚滚，仍要思无邪。

诸事不强求、不索取，自生趣。犹如，一朵木槿花的盛放。



一架秋风扁豆花。 丫丫 摄

打响脱贫攻坚战

伍国雄

全民行动全党动员，打赢脱贫攻坚战，认清形势增强承担，向贫困发出宣战，强化责任合力攻坚，强化宣传深入动员，强化考核监管，落地见效脱贫攻坚，务求实效真抓实干，超常付出干部党员，坚韧不拔勇往直前，脱贫攻坚苦干、实干、巧干，责任感，使命感，紧迫感，

进村入户督导蹲点，狠抓落实责任分担，统筹协调脱贫攻坚，贫困户贫困村配合照办，克服等、靠、要观念，想办法出新点，奔小康甩开膀子干，凝聚力量推进不缓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，真脱贫不返贫，奔小康全面发展，凯歌高扬捷报频传，出一个脱贫攻坚眉山样板。

(“心连心”下乡演出作品)

岁月·感悟

陪母亲吃饭

林凤鸣

80多岁的母亲独自顽强地生活在乡下老家，我在外工作不能在母亲身边照顾，只有节假日回到乡下陪着母亲吃顿家常饭，也算是一种尽孝方式吧。

大白天，母亲坐在黑不溜秋的铁藤椅上似睡非睡地打盹，花白而凌乱的头不断地上下点着。待我走到母亲身边时，母亲睁眼看到我，顿时来了精神，马上去厨房为我煮饭。我说自己来煮，母亲说你不用惯用乡下的锅灶，叫我在院坝里坐着喝茶。顿时，母亲的呵护像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年近花甲的我，单位里的小青年叫我某老，社会上人们叫我老某，而在母亲的眼中，我却永远是孩子，正如俗话说，豆芽长上天永远是小菜。

母亲的旧厨房，灶是土灶，灶面斑斑驳驳凹凸不平，灶头上方所铺的木板楼上沾满了厚厚一层黑黢黢油腻腻的烟尘。母亲的菜刀很钝，刀口都几乎没有了，母亲说她没有力气磨刀。于是我拿过来，磨了半个多钟头，刀口才有点锋利的感觉。母亲节俭，用液化气怕花钱，有电炒锅电饭煲不用，怕电表转得快，每天扛着携草耙到竹林里捞一背筐枯枝败叶来煮饭。厨房是母亲的运动场，母亲既要在灶脚下用火钳将竹叶送进火膛，又要在灶头上不断铲锅切菜，煮好一餐饭不知要来回跑多少趟。灶膛里的柴火熊熊燃烧，饭锅里热气腾腾，母亲皱纹满面的脸庞上渗出了汗水，脸颊上嘴角边沾上星星点点的烟尘，但脸上却露出丝丝笑意。

母亲摆好饭桌，端上一碗香喷喷的回锅肉，一盆嫩嫩的大白菜，还给我倒上二两她自己泡的枸杞酒，平素不喝酒的母亲，也为自己倒上几钱酒。母子对酌，我条件反射般地，不经意间将在外的喝酒方式用上，端起酒杯与母亲碰杯，母亲感到很不自在，叫我随心所欲自己喝。母子重逢，酒兴正浓，话匣子打开，话题信马由缰漫无边际，既有张家李家长短，又有当今的肉价菜价米价如何如何，更多的是我们的陈年旧事。特别是母亲回忆起当年送我上学的情景：当年我考上初中，只

有12岁。家离县城有几十里崎岖不平的山路，考上中学以前，我从未到过县城。进县城又要过岷江大河，那时的岷江河面宽阔，洪水期间要过两三渡水，水量充沛，水流湍急，渡船到江心，汹涌澎湃的激流将船抛向空中，煞是惊心动魄，船工们拼命摇动桅片，与激流搏斗，船翻人亡的事故经常发生。我害怕，母亲也不放心。学校每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归假，星期六的下午，母亲到学校接我，星期天下午又送我到学校，然后在茫茫的夜色中步行回家，这样的接送持续了一个学期……回忆起这些，我眼睛不由自主溢出了泪水。

母亲话题一转，又说起现在生活好了，家家户户都安上了自来水，结束了千百年来吃“天水”的历史。我母亲安了两个水龙头，一个安在灶头旁边，一拧龙头水可直接放入锅里，一个安在阶沿上，用以洗衣洗菜。这让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在农村务农时吃水的艰辛。我们家在山顶上，没有水井，平时靠院坝里放一个石缸接雨水，俗称天水。同时，在水稻田边挖一个一尺多深的水坑，每天早晨担着水桶去水坑边，用木瓢一瓢一瓢地舀到水桶里，担回家煮饭。有时生产队为水稻追肥泼大粪，第二天照样在水坑里舀水回家煮饭。遇到天旱，稻田裂隙，就只有到两三里外的山下挑水。

陪母亲吃饭，成为母子二人的感情会餐，一餐饭竟吃了一个钟头。我的味蕾和嗅觉告诉我，母亲的饭菜可口香甜。母亲目不识丁，从未进过宾馆酒楼，更不懂什么色香味形的烹饪技术，无非就是传统原始的作法。行走江湖几十年，我也曾在宾馆酒楼推杯换盏觥筹交错，也领略过山珍海味鱿鱼海参在餐桌上重重叠叠，但只有一个感觉——腻，完全失去了品尝的快乐。我恍然大悟：母亲的饭菜里多了一道宾馆酒楼永远无法具有的——来自母亲内心深处爱的味道，正是母亲的爱让饭菜散发出幽香。

生活·随笔

与温暖同住

马亚伟

家里的车停在车位好几天不开了，早晨起来准备开车出门，我发现车上已经蒙上了一层灰尘。刚要打开车门，看到车玻璃的灰尘上写了几个稚拙的大字：祝你平安，旁边还画了个小笑脸。不用说，一定是小区里孩子们的小把戏。我不觉笑了笑，祝你平安，看了让人心里暖暖的，我哼唱起了那首歌：“祝你平安，愿那快乐永远围绕在你身边……”

这样的一个早晨，注定会让我的心里落满阳光。带着快乐出发，心情好极了。

搬到小区里两年多了，我发现这里的孩子们活泼有趣，特别好玩。他们调皮，但从来不恶作剧。那天，我和老公在小区的游乐场打羽毛球，我们打得激烈。突然听到旁边轻轻的“咔嚓”声，扭头一看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正举着手机冲我们笑：“阿姨，我给你抓拍了一张照片，瞧，你的动作多帅，多酷！”我哈哈大笑起来，第一次有人说我帅，酷。照片上，我正挥着球拍要扣杀，的确是很难得的瞬间。那个少年说：“阿姨，我这不算是侵犯你的肖像权吧？”我和丈夫又一次哈哈大笑。我说：“不算，不算！你很有摄影师的潜质哦！”他也笑了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那一天，我非常开心。其实，人与人、心与心的距离非常近，只有心怀善意，付出真诚，就能收获最宝贵的真情。只是我们平时太过刻板，总是带着戒备之心与人交往，把别人远远推开了。这些可爱的孩子，让我感受到住在这个小区的温暖。与温暖同住，多好啊！

记得两年前刚搬来的时候，我也很多不习惯。这里的住户大多是新搬来的，彼此陌生，大家互不往来。那时经常有车停放不到位，妨碍到别人的车。小区的保安就拿着扩音喇叭大喊：“车牌XX的车主，赶紧下来挪车！”喊几遍，没人听到，保安师傅生气了，像吵架一样对着扩音喇叭一通喊：“车牌XX的车主，赶紧下来挪车！怎么这么不自觉？！”这样的声音总是突然响起，有时在我午睡时，有时在我写作时。

我找到保安室，向他们反映情况，告诉他们不如把大家的车牌号和电话号码都记录下来，如果有情况电话通知。保安师傅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，还让我把建议写在“意见本”上。我看到上面已经写了很多；应在游乐场放个垃圾箱，南面的绿化带应该更整洁些……不久后，我发现这些建议都落实了。

如今，我住的地方真的算得上和谐小区。不仅环境好，人们也文明友爱。大家见了面，都亲切地问好。我提着东西进楼时，总有人抢先一步为我开单元门。不久前，五号楼一家突遭生活变故，大家都伸出援手。还有很多很多温暖的事，虽然普通平凡，但足够让人感动。

突然想起一句诗：“若有人知春去处，唤取归来同住。”春去了哪里呢？去了千家万户。如若与温暖同住，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，春天也不会离去，大家一年四季都会生活在美好的春天里。

